

生长中的展览

红砖美术馆开幕展“太平广记”探索叙事潜能

开幕展

北京。私营美术馆的开幕热潮终于从上海移到了北京。继龙美术馆（西岸馆）和余德耀美术馆在上海开幕之后，另一座重要的私营美术馆，由河北邢台地产商和收藏家阎士杰、曹梅夫妇投资兴建的红砖美术馆，也在5月底于北京五环外迎来了盛大的开幕。

开幕展“太平广记”，其名称来自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由宋太宗下令编纂的一部小说合集。展览的学术主持高士明解释说，该名称仅为借用，意在打开这部故事集的指涉场所与创意时空，其旨无关“太平”，而在“广记”。虽然每位参展艺术家在创作阶段都被赠予了一套十卷本的中华书局版《太平广记》，但不管是作为主策展人高士明，还是联合策展人郭熙彦和张健伶，都未对艺术家提出十分具体的要求。事实上，高士明非常反对“命题作文”式的委托创作，他希望这个展览的参与者无论依托何种媒介，都能着力于作品中的叙事容量和潜在结构，并能对“作品”这个物事本身有所超越。

作为开幕展，少不了的当然是星光熠熠的名字。黄永祿与吴山专和英格两位/组艺坛老将带来了最新作品，



杨福东《佚名·洗颜色》，14-16屏影像装置 | 彩色，2014年

汪建伟、邱志杰、杨福东等中坚力量奉献出的也大都是近两年的新作。

在曲折的美术馆建筑里观看这些作品好似一种历险，你不知道下一个

其旨无关“太平”，而在“广记”，意在打开这部故事集的指涉场所与创意时空

房间里会出现什么。高士明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采访时说，他希望这个展览是动态的，随着展览的进行而不断生长的，100天的展期过后再次来看这些作品，会和开幕当天、展览中间

观看，有不同的体验。汪建伟对此表示赞同，他和高士明都认为对某件作品或是某个展览的评价，不能仅仅是评价这件作品、这个展览本身，而要

结合艺术家的过往作品与经历。经常变换媒介进行创作的汪建伟认为，艺术家目前呈现出的作品代表的是艺术家本人现阶段思考过程，而非结论，比如说他在这次展览中的《法人》。

更明显地体现出这种“生长”和“动态”过程的是白双全的作品《[]》。进入这件作品所在的房间你可能会有一点错愕，狭小昏暗的房间里有一张桌子、烧尽的香灰、散乱的物品，让人不明所以。事实上，这正是开幕前夜白双全与观众合作留下的痕迹。他请来三位道士，借助“灵媒”的力量，将作品当作道具，安排了一场“招魂大法”，邀请不同人士见证和记录，再从他们的访问中建构“一件美术馆的灵异事件”。在展览结束之前，白双全还会再次来到红砖美术馆，安排两次夜探美

术馆活动，让当事人说出在美术馆遇鬼的经历，并组织一个鬼故事创作班，以北京城为实验范围，找出一些最适合“鬼”依附的场域，实地创作。

让人意外的是两位年轻艺术家的入选，郭熙和冯冰伊，尤其是生于1991年的冯冰伊。与上述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相比，这两位年轻人对观者来说稍显陌生。高士明解释选择他们的原因是因为看到他们身上“出色的叙事潜能”和“虚构的力量”。至少在“虚构的力量”这一点上，郭熙确实显示出了令人记忆深刻的能力，《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叫做贾斯文》系列作品开始创作于2012年，郭熙虚构了一名叫贾斯文的艺术家，并与他展开对话与合作。

和一般的当代艺术展不同，“太平广记”的外延更加宽泛。建筑师张永和这次也作为受邀艺术家参与了展览，《第三个警察局》综合了文学、戏剧、建筑等多种不同艺术门类的元素。驻地写作项目，亦是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贾勤、恶鸟、朱琺等多位“潜在写作”的汉语实践者们，受邀参与展览，以在地书写、就地散播的方式，探问“太平广记”的当下意蕴，发掘美术馆空间中潜在的叙事能量。高士明透露，写作项目的成果将和艺术家书（红砖美术馆将为每位参展艺术家出版一本书，开幕时黄永祿专著已出版）一起在展览结束后出版。撰文/宋敏

• 太平广记

北京红砖美术馆
展至8月24日